

六臣注文选

六臣注文選

六臣註文選卷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註
呂向註

詠史

詠史詩
五言

王仲宣

向曰謂覽史書詠其行事得失
或自寄情焉曹公好以已事誅

殺賢良粲故託言秦穆
公殺三良自殉以諷之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

善作其所知
禮記曰陳乾昔寢疾
善曰

屬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其
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以人從葬

為殉鵲冠子曰達人大觀翰曰秦穆殺三良從死曰殉古無此事人所知之

惜五臣哉空爾為善曰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

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曰三良三善臣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

彰非禮故云空爾為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音資善曰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

謂蓋寬饒曰用不訾之軀良信也賈逵國語注

曰訾量也良曰凡仕曰臨沒要平之死焉得不

結髮訾量也言無量也

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

下如綆古縻美悲切善曰劉德漢書注曰也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
人鄭玄曰允謂塚壙也說文曰綆汲井綆也縻

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

幽白也翰曰由此而憂思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變力轉

有芬芳倚綺於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善曰列仙傳曰江妃

二女出游江濱交甫遇之張平子南都賦曰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韓詩外傳曰鄭交甫將南

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萇詩傳曰

婉變少好兒子虛賦曰扶輿倚靡齊曰江妃二女游於江濱鮮珮以贈鄭交甫也翔行也婉

變美兒良曰倚靡相思不相忘者情意深也交甫則未如此籍飾成此文傾城迷

下蔡容好結中腸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賦曰臣

東家之子嗎然一笑感陽城迷下蔡銑曰言

美兒傾人之城迷惑下蔡之邑由此容兒美好

結人心腸皆謂晉文王初有輔政之心為美行佐主有如此者感激生憂思萱

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善曰趙岐

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得譏草言樹

之背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曰其雨其雨

杲杲日出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日復

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若

子字銑曰後遂專權而欲篡位使我感殷而

生憂思萱草忘憂也蘭香草也言我將忘此憂

自脩芳香之行膏沐仁義之道念天下若此將

誰為施之詩云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言本望得

雨不謂日出亦猶本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期輔弼不謂簞食奪也

沈約曰婉孌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

未見好德如好色

善曰漢書曰楚王使武涉

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
今為漢王所禽矣
翰曰言臣主初為金石固

交一朝離傷使
如此也旦朝也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

此始顏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沈約曰風吹飛藿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華實既盡

柯葉又凋無復一毫可悅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說文曰藿豆

之葉也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濟曰嘉美也

蹊道也藿猶葉也言及秋風而零落也言晉當魏盛時則盡忠及微弱則陵

之使魏室零落自此始也繁華有憔悴堂上

生荆杞

善曰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華者必有

悴山海經曰雩夕之山下為荆杞郭璞曰杞枸

杞銑曰荆杞喻奸臣言因魏室陵遲奸臣是

生姦臣則驅馬舍五臣作捨之去去上西山趾善曰

夷齊所居言欲從之以避世禍銑曰西山伯夷叔齊隱處也趾山足也言晉無始終不及夷

齊故上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沈約曰蔡惲去就此人本

無保身之術况復妻子者乎凝霜被野草歲暮

亦云已沈約曰歲暮風霜之時徒然而已耳善曰繁霜已凝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

亦當然楚辭曰漵漵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水堅

也毛詩曰歲聿云暮蒼頡篇曰已畢也向曰

已盡也言霜凝歲暮野草當盡我值今日身亦固然此乃籍憂生之詞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善曰史記曰不以繁

陵君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

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雲
兕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兕死於車
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
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纏車下三百
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
而奔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
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又
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覓惡而得拂枕席今
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
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
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弃矣安得無涕出乎王
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濟曰繁華喻人美盛
如春華之繁
餘同善注
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
善曰毛
之天天灼灼其華良悅澤若九春馨折似秋
曰天天美兒灼灼明兒悅澤若九春馨折似秋
霜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三
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

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尚書大傳曰諸侯來
 受命周公莫不若折銑曰憚樂也春陽也陽
 數九故云九春萬物悅樂之時也磬樂器其形
 曲折秋霜能摧折萬物言此二人自屈折曲事
 君有如此者秋殺也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

愛宿昔同衣裳

善曰神女賦曰陳嘉詞而云對吐芬芳其若蘭廣雅曰宿夜也

同曰昔夜也

願為雙飛鳥比翼共翱翔

善曰建安中無名詩曰中

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

翰曰此

丹青著明誓

永世

千載五臣作

不相忘

善曰以財助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助人者色盡則

愛弛是以嬖女不弊席嬖男不弊輿安陵君听以悲魚也亦豈能丹青著誓永代不忘者哉盖以俗衰教薄方直道喪攜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永代非止此會一時故託二子以見

其意不在分桃斷袖愛嬖之懼用青不渝故以

方誓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

束手之路齊曰誓約如丹青分明雖千載而不

不相忘也言安陵龍陽以色事楚魏之王尚猶

盡心如此而晉文王蒙厚恩於魏不能竭其

股肱而將行篡奪籍恨之甚故以刺也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道也善曰漢書曰

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丸夷服天馬來歷無草

經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也良

曰漢伐大宛得駿馬乃作天馬歌言天春秋非

有託五臣富貴焉常保之無端天道常也譬如

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况富之與貧貴之與

賤易至乎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託止也銑

曰春秋相代訖竟之時而清露被臯蘭凝霜霑

富貴者安能長保持也

野草

善曰迅疾也楚辭曰皋蘭被徑兮斯路漸

古詩

曰白露沾野草向曰春露秋霜互以相

代言

霜凝歲暮野草當盡我值今日身亦固然

此乃

籍憂朝為媚作美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

生之

詞也

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者

作鳳

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後於

緱山乘白鶴駐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而

去

翰曰王子晉古仙人以喻真正之士

言世

人逐時興衰非有長生者也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栢翳岡岑飛鳥鳴

相過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來諸

桐以

識墳濟曰阿曲翳蔽也

但立

墓松栢飛鳥往來而已感慨懷辛酸怨

毒常苦多

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中

也

良曰由此而怨歎也慨

李公悲東門蘇子

歎息也辛酸鼻也毒病也

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

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蘇子以兩周之

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印也云二子

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交利貨賂禍故

冒而行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栢岡岑丘墓所

在也古有皆死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小大

之涯各遂分內之樂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為一

丘之士夫何異哉故因北望山阿而發此句明

徂謝之理雖同天逝之途則異也感慨之來誠

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道天怨毒求生蘇子李

斯張本也善曰李斯蘇秦同銑注漢書東方

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論語子貢

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

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銑曰李公李斯也本楚

上蔡人度楚不足仕乃說秦平六國而為丞相

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

逐狡兔之樂其可得乎故云悲東門蘇子蘇秦

也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蘇秦以

其地狹小不足逞其志乃游說六國佩其相印

後爭寵於齊為刺客所殺言二子豈不知趨勢

利以近禍敗也為而犯之者亦猶求仁得仁誰

復為之嗟矣籍登高望見丘墳松栢而懷李公

蘇子以為世人不知止足後必悔恨有如此者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 善曰開秋秋初開也

四子講德論曰蟋蟀候秋吟 向曰詩云十月

蟋蟀入我牀下今言初秋始涼已鳴林帷者傷

時政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 善曰古詩曰感

遲促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 物懷所思韓詩

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毛詩曰憂心悄悄愠

于羣小 翰曰感物感時政也悄悄憂心也多

言為所告繁辭將訴誰

沈約曰重言之猶云懷哉善曰論衡

耳議繁辭終不見信

曰言此心無所告訴

微風吹羅袂明月耀

作曜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善曰樂錄曰雞鳴高樹顛

古辭孔叢子孔子歌曰中車命駕將適唐都毛

詩曰薄言旋歸

齊曰微風喻魏將戒教令微

也明月喻晉王為專權臣也雞知時者言我亦

知時如此將命駕歸于山林隱居而避此亂代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趙李相

經過

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二帝也

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范曄後漢書

曰光武曰孝孫素謹輕薄兒誤之孝孫劉嘉字

史記曰秦作咸陽徙都也

良曰漢都娛樂未

咸陽也趙李並善歌舞故託以經過也

娛樂未

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

金白鑑

善作

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

將如何

善曰少年之志好絃歌及乎歲晚旋

乎戰國策曰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

反衣焦不信頭塵不浴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

人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

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良此

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

路也曰吾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

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

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

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高誘曰面何

也駕馬也之至也用資也賈逵國語注曰一溢

二十四兩何曰晉文王河內人故託稱二河

言人輕薄之情平生經過游樂於魏都之中

魏室衰暮皆去而望晉翰曰季良謂魏王

同善注言雖黃金百鎰資用苦多豈可供其失路之費也喻人素有美行於魏今失路歸晉其於美行盡以喪矣將如之何哉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

鉤善作

帶五色曜朝日嘉賓西面會

善曰軫當為畛宋衷

大玄經注曰畛界也說文曰畛井田間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

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

始也漢書曰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毛詩曰我有嘉賓良曰畛界距至也阡陌皆道也子

母瓜之子母也鉤帶猶連綴也瓜有五色其光曜日嘉賓邵平之客濟曰邵平瓜美足供賓

客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